書經注

書經注卷之九　　　　　　　　　　金履祥

召誥

惟二月既望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傳曰於己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粤同粤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

甲寅位成

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氏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其釁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釁之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卽多士之書也蓋以王命爲書誥命庶殷故下文召公又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王命誥庶殷又當自治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其敍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

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朱子曰傳以爲王與公俱至交不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竝覲于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陳氏以爲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于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

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達之王履祥謂周公在洛既以王命誥庶殷及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公以達故曰旅王若公此亦事從其長不敢專達之意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氏曰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朱子

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而後遣使奉幣

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

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

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

也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藏瘝在夫知保抱攜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朱子曰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聖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

眷命之將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反其根
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
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氣不能
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
在上與天爲一葉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
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顧和也言析和
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
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屬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
保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皆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遺況其能稽天意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碞者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

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愼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之蓋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爲其所

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

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佐我周之

御事葢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

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

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履祥按化商

乃今日之恤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履祥按此謂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以有休美之功者不可踵其所以亡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愼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愼其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履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

以德保天而已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益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又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

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氏曰刑儀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陳氏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氏曰王其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以欲其上

下勤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氏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
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毖祀上下而
祈永命履祥按此末章旅王之辭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如有復於王者又如願有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攝王至此復辟爲王莽篡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之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東土之洛自此建立其址以爲君臨天下之基

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卜黎水卜澗東瀍西舊云卜王城卜瀍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爲已卜厥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爲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質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瀍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

人不爾爲也召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也周公
乙卯之所卜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
遷焉者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
爲遠既而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者卜龜之
特史先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
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
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眞王者之都與圖者
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
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
及卜卽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吕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天之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蓋明見天理之當然而不敢不然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為周

配答上天之休也休常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
當之於周公不敢臣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
王享歷年敬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
右之曰以周公親則叔父職則大臣流言之變
可以去矣而東征來歸之後可以閑矣而作洛
周公非固好爲之畏天命也畏天命故不敢不
爲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周公率百工迎成王於周以居洛而告
之也觀于齊百工伻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

往新邑之辭可見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旣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此百工卽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蓋欲成王躬率百官往洛邑也

周公教羣臣事君之道惟曰庶盡其所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爲有功也然在王則當卽命之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惟輿也又命之曰汝受君命益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祀此記功之籍不可自矜前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有功見知爲喜而又戒其持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悉自教工也朋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後漢書引此作

愼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燄小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燄燄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撲遏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熾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彝常及其撫治政事皆當如予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

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王以所從于周之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嚮往即就其僚采之事後明奮揚以成其功

而敦厚圖大以裕其俗則成王其永有辭於後世矣葢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乏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

祀

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工撫事明作有
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
謂公明保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
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久四方之民而居宅洛
師加厚功宗之大禮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至
於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事則惟公德之明光
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興和
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
沖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齋戒毖謹奉祀而已

其餘非我所能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答成王沖子毖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教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永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葢成王於是年旣長矣而以沖

子自居退託也故周公告之曰已者欲其勿爲退託也汝爲沖子亦旣長矣當思終之之責夫有天下宅土中朝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僞而後黜陟各當其知之者無他術亦曰敬而已矣享獻也凡諸侯朝貢於天子謂之享有者或有之辭也其或有不享非不供職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升降揖遜俯仰其儀爲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葢其輕傲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惟諸侯不用心於享上故國人化之亦將曰不必享于天

子矣舉國不知有天子則其施之政事必有爽亂王度而侮蔑禮法者此識察諸侯之要也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固有施行未及者而平日所以告成王棐輔民彝之道固亦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須我所不暇者聽我所教輔民彝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爲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繼敘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里惟民農事王其往彼洛邑寬裕我民則無遠而

皆至矣蓋京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
方歸之不在言者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
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
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請謂公之功已至然
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
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缺文迪亂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即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敉公功謂久安於公之成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謂王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留後之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退即居于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方向導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尙未底定則人心亦豈能久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開導

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衆與百工誕保文武受民治爲四方之輔朱子曰輔猶四鄰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葢公之功人心方肅而迎之祗而說之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然我亦惟無怠其所以康乂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儀刑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吳氏前漢書

多引公無困我當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予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謂王命予來此洛邑承保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之民且益大我恭以恭敬其事此答上文誕保文武受命民

之語也孺子來視宅洛之新規增重周官之制加厚殷獻臣之賢其治爲四方之新辟爲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曰其自是土中出治萬邦咸休則爲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公以自時中乂望之若予以此多子衆卿大夫及凡治事之臣增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衆望爲周家誠臣之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益殫盡文祖

之德使無未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葢成王既面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蘇氏謂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重於祼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秬鬯綏寧周公曰

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二卣禋于文武而爲成王祈福其辭若曰惠徼篤厚繼敘之福使王庶無疾癘使子孫萬年厭飽乃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敘雖萬年之遠其永觀化懷德此蓋祈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或久戊辰祭告爾烝
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爲周公
留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
逸也成王時大典册皆史逸爲之此祝册所告
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餘無他辭賓迎
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也咸格諸侯羣臣皆
助祭也太室者淸廟中央之室祼鬯以降神

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册逸誥上册
祝册也作册册命也逸誥史逸讀册以告公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舊說惟七年者卽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爲終始然惟洛誥之紀散
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
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
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
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
無往來先後之序㐮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

之史故以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
然是篇當亦多有鈌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
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
定亦於此失之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于往也於是周公以三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爲明年之書失之矣周公營洛至成王烝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矣奚爲明年而曰初于又何爲周公營洛于初攻于洛二年之間皆以三月然則謂明年之書者孔氏之失也亦書序誤之也遷洛之意凡二一爲土中二一爲化商召誥之敘以王都爲重故

不及化商之詳止曰以書命庶殷而多士自爲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之也弗弔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者言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亡也周實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

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體天
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德也商周之際
天實爲之聖人因不得不爲也謂不若是天降
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
王者之罰敕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
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
正之理則一弋者紩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
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覦商之心也
天以體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
之治下民秉爲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

發用者也天之理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界其治而不界其不治者天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天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而一毫之私意不與存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

而商士未釋然於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耶順
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爲力强其未喻而告之也
難爲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
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
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簒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
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啟商武庚之稱亂
宜民之未服也苦紂之虐而歸周因武庚之亂
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聲氣習如此迹其攻位
以營洛奔走以就遷非有悍然不服之態也而
周家奚爲屢告之聖賢之化責於表裏之交孚

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國者以其能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蓋出災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內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際其諸天心之尤可見者與桀克庸帝大淫泆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桀爲淫泆而善其

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聞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略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意故施請天下者周流分溥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

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今後嗣王謂紂也天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紂之誕罔顯于天況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夫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位爲樂也是以誕淫厥泆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桀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爲淫泆雖天威之臨民嵒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

帝自棄也紂之罔顧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爲之至於國亡而身爲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而及於今日之遷殷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豈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敕于帝武成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乎我予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商邑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

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

命不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其其不可惟我之
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革夏之事矣
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者革
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
僚故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質直知天
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之
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奚間商周然即
其言則其怨周者在身之貴賤非必在商之存
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
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是利而得商

非公也以此示民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動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此其忠厚慈祥可想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非予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知此不以頑稱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朕來自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伐淮踐奄各伏其罪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減爾民之死命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逖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習爲多遜夫移爾遐逖罰之也比事臣我宗多遜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離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爲不幸而豈知其爲甚幸也哉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
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
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今予惟不爾殺惟之爲辭明示以恩意也予惟
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書也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邑之營固以四方無
賓禮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臣我而習爲多

遜也葢一舉而二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褒賞加焉天之畀矜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亡而身爲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爲邑或曰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殷民之遷洛也其子弟親戚猶有在殷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葢寬其懷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

問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逸無逸者謂其勿縱於酒色耽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

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俗語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爲遊談誇誕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尚有不能知者乃逸之時其爲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爲後嗣王懼而首援此

以爲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天命天所賦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己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縱怠弛之事皆

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能躋上壽享國七十有
五年則其壽蓋可知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
使之處于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及與小人處
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
言乃歡也嘉謂其教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

高宗之效也至于小大無不獨小民無怨凡羣
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
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即位之初
謹於出令言而小民皆懽在位之間不敢荒甯
嘉靖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
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
怨而於身遂壽康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事說見祖甲紀此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
逃民間身爲小民之事所以爲天子之日能知
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
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
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
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
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

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因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蟊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龐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

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旣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慢
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
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其年謂耽
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
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
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
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
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多
者槩言之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

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言我周無逸之家法而文王爲詳蓋成王所聞見爲尤近也抑畏謙畏嚴敬也抑畏則無逸不在言也卑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即就也康功謂安民之事田功即教民稼穡之事如

孟子所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者九一關梁無征之類是也徽柔則平易近民而非姑息之柔懿恭則卽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其心常在於保養小民而小民之中有鰥寡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其生意蓋郁然矣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安暇而食蓋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民之事也卽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不

敢盤于遊田益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益文王爲西伯則西諸侯咸聽命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觀諸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爲方伯其時已中年又享國五十年益文王壽九十七歲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以省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于此淫則爲縱逸之私欲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使無而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苦於拘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民惟正之供蓋人主正身以率之則能使萬民以正應之無皇曰皐大也猶云自寬也人君之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不過自寬曰且今日

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卽此一說已不足以訓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逸則天理有一日之間斷也況於此此隙一開日復一日此必將大有過愆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至是哉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沈迷昏亂又酗于酒德紂亡國之主也以是爲成王戒蓋深警之也雖然爲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爲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傳傳之德義者與譸張以俗語誇譎之也猶上文乃諺既誕也此篇大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爲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誇說誑惑之者

苟人主於此師保之言不聽則必有導之為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悉小人之依而為之者邪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否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迪哲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旣深知小人
之依必不致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
詈則反躬自省夫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
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己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
怒之微者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
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
聽人乃或譸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以爲必若是不永念其爲君之道則不知
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

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譸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人之譸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爲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承上文警戒以終之

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

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戒之
意益切眞周公垂没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
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
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
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
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
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惟
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敘有周無逸之家
法文王尤爲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
防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

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責人祗以重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爲圖左右觀省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千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